



事实上,落雨雪自己都可以感受到她个性的优柔寡断,在面对那怕一件小事的决定,她都要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,她身上似乎有两个灵魂附体,一个说:可以,就这样定了;另一个说:孤身一人,这么远的路程,你自己一个人,可以吗?

落雨雪工作之余,喜欢写诗,并加入了当地作协。她的诗歌在容城举办的诗歌征文活动中荣获二等奖,主办方打来电话,邀请她参加颁奖典礼,并提供吃、住、报销来回车费。

落雨雪喜欢离家出走的感觉,这意味着可以或多或少收获一些灵感。落雨雪的个性有如她的名字,雨夹杂着雪,雪夹杂着雨,矛盾、混乱。她的心思缜密,思绪有如一只只蚕吐出的丝,绵长而又悠远。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刻,落雨雪就在憧憬自己即将面临的一次运行。

而当落雨雪冷静下来的时候,内心又开始犹豫了,她担心自己不敢独自出远门。当然,她并非从没出过远门。她也时常和同事、朋友一起到外地学习或旅游,即便私人活动,也有老公蒋彬彬陪同,出门在外的大小事务,都无需她操心。正因为平时外出都有同伴,以至于当需要她形单影只地去参加颁奖活动时,她的内心犹犹豫豫七上八下了好多天。

想到即将面临的种种未知状况,落雨雪为自己设置了无数障碍,而设置这些障碍的最终目的,无非是为她不去参加颁奖典礼找借口。放心不下的还有蒋彬彬。蒋彬彬太了解落雨雪了,在他眼里,落雨雪简直就是“路痴”,走路不分东南西北,遇事莽莽撞撞。因此,妻子准备一个人千里迢迢去领奖,蒋彬彬不放心,他对落雨雪说:“你自己出远门,我不放心,还是别去了吧。”落雨雪原本心里就举棋不定,听老公这样说,不去参加的理由更充分了。

但落雨雪似乎又心有不甘,第二天到办公室时,和同事说了此事,同事纷纷表示祝贺,当得知她不想去参加颁奖典礼时,都说她傻,有这么好的机会都不去。同事说,以前我们还可以借着外出学习、调研的机会,顺便游山玩水,最近这几年,每次出去都是带着一身任务,时间被安排得满满的,想抽空溜出去几乎不可能。同事七嘴八舌,建议落雨雪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机会。落雨雪原本平静下来的心湖,被同事们投掷了小石子,泛起了阵阵涟漪。

晚上,落雨雪忙完一切,打开电脑登录QQ,电脑右下角的企鹅图标飞快地闪动着,有人给她发消息了。果然,落雨雪收到了哈尔滨文友冬大雷的消息,他们同在一个文学QQ群。有一次,落雨雪在群里说了几句话,冬大雷主动加她为好友,两人曾无关痛痒地聊过几句,此后便再也无联系。这次,冬大雷给落雨雪发来消息,说他看到落雨雪诗歌获奖了,他也同样获得二等奖。这之后,落雨雪每天都会收到冬大雷的消息,QQ上显示的时间,经常在夜里十二点左右。落雨雪的生活作息很有规律,晚上十点半睡觉,早上六点半起床。冬大雷是自由职业者,随意熬夜,哪怕第二天早晨从中午开始。

冬大雷问落雨雪,要不要去参加颁奖典礼。落雨雪说,还在犹豫。冬大雷说,他也还没决定。过了几天,冬大雷又发来消息,说可能会去参加颁奖典礼,他让落雨雪也去参加,两人可以见见面。落雨雪仍然回复说到时再看。再过了两天,冬大雷告诉落雨雪,他决定去参加了,顺道去看看那边的朋友,对他来说,每一次旅行都会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收获,或者异地他乡的景致,或者风土人情等,让他长了很多见识,他让落雨雪一定要去参加。在冬大雷的说服下,落雨雪答应了。

落雨雪拉着行李箱走出火车站时,看到一个男人在向她招手。男人穿牛仔裤、T恤衫,国字脸,平头,落雨雪见过冬大雷的照片,是他没错。在出发之前,冬大雷看出落雨雪内心的担忧,善解人意地对落雨雪说,他会买早点的车票到达,然后在火车站等她,两人再一起前往目的地。落雨雪听了很感动,冬大雷趁机说,落雨雪,发张照片给我看看吧,免得到时认错人了。落雨雪笑了笑,挑了一张照片发了过去。

这下,两人认出了彼此,落雨雪和冬大雷打了声招呼后,两人边走边聊,走到车站外打车。冬大雷大跟落雨雪说了些话,他们打车到汽车站坐大巴到容城后,再坐公交车或者打车才能到达下榻的酒店。落雨雪听了,心里嘘了一口气,这车倒的,出来一趟真是不容易啊。庆幸的是,有冬大雷带路,倒是少了很多麻烦。

一个下午,他们在倒车。傍晚六点半,才到达下榻的酒店。冬大雷跟活动负责人黄先生联系,黄先生对冬大雷说,请在大堂稍等片刻。十几分钟后,黄先生兴冲冲地走了进来,核对了冬大雷和落雨雪的名字,然后到前台登记房间号,落雨雪正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时,听到黄先生问冬大雷:“你们两人是开两间房,还是一间房?”黄先生拿着很重的本地口音,落雨雪一下子没听懂,他看到冬大雷愣了一下,待反应过来,赶紧回答道:“两间房。”落雨雪对黄先生的话颇为反感,心想,莫非社会风气已经浮躁到了一男一女在一起,就要开一间房的地步了?落雨雪看到冬大雷脸还红着,假装没听到黄先生的话,没给予回应,她接过黄先生递过来的房卡,和冬大雷一同乘坐电梯到了客房。

落雨雪的房间号是1211,冬大雷是1212,在落雨雪的对面。冬大雷打开房门,对落雨雪笑了笑,说:休息下,待会儿吃饭时我来叫你。落雨雪点了点头,打开房门,把行李箱放进房间,随手关上房门。

七点整,落雨雪接到黄先生的电话,说到大堂集合准备出去吃饭了。落雨雪挂掉电话时,门铃响了起来,她猜想是冬大雷来找她了,她整了整衣服打开房门,看到冬大雷站在门口正冲着她笑。落雨雪跟着笑了笑,两人一起乘坐电梯来到大堂。吃饭的地点离酒店不远,走几步就到了。这次来参加颁奖典礼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诗人,落雨雪快速地扫了一眼,没一个认识的,要说最熟悉的,非冬大雷莫属了,两人自然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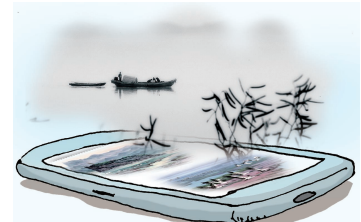
一张餐桌上挨着落座。大家边吃饭,边聊天,不知谁提议说有必要相互认识下,大家先是自己介绍,落雨雪竖耳聆听,都是陌生的名字。席间,他看到冬大雷和隔壁的一位男士聊得火热。

餐毕,冬大雷指着隔壁那位男士,向落雨雪介绍道:“这位是我老乡,著名诗人林永华。”落雨雪笑了笑,说:“我有一个朋友也叫这个名字,所以您的名字我一下子就记住了。”林永华发出了爽朗的笑声。三个人边聊边走出饭店,林永华提议到街上逛逛,顺便买点当地特产。冬大雷看着落雨雪,调皮地说:“落雨雪去我就去。”林永华看着落雨雪,心照不宣地笑了笑。落雨雪捕捉到了林永华的笑容,那浅浅的笑容似乎意味深长,又似乎蜻蜓点水漫不经心,但那笑容却已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。落雨雪无视冬大雷的玩笑,对林永华说:“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啊,我也正有此意,刚想说出来呢。”冬大雷恢复了正经的表情,说:“这个提议好,我也想买点特产回去。”三个人边走边走进一条灯光璀璨的巷道。

容城盛产藕粉,冬大雷和落雨雪各自买了一袋,林永华抢着要帮两人买单,被委婉地谢绝了。冬

新年快乐

苏丽梅



大雷在买单时,看着落雨雪说:“我一起付了吧。”落雨雪执意不肯。三个人走出特产店,冬大雷看着手里的袋子,说:“不知道这藕粉里有没有送碗?”落雨雪“扑哧”一声笑了起来,冬大雷愣愣没反应过来,林永华顺势讲了个笑话,说:“有一个人到店里吃牛肉面,问老板,牛肉面里面怎么没有牛肉?老板瞪了他一眼说:‘你买老婆哪有送老婆吗?’”林永华话音未落,落雨雪已是笑得花枝乱颤,冬大雷才反应过来是在说他,跟着“嘿嘿”地笑了起来。

他们在街上逛了一圈,慢悠悠地走向酒店,他们边走边随意聊天,关于诗歌,关于生活,关于热点新闻。当他们路过一家排档时,从里面传来猜拳行令的声音,在寂静的夜空中,这个声音更是引人注目。林永华驻足,对落雨雪和冬大雷说:“我们一起喝几杯吧。”冬大雷爽快地答应了。落雨雪想推辞,又觉得不好意思,说:“我不会喝酒,你们喝吧,我陪你们坐坐。”

话是这样说,酒上来时,落雨雪抵不住两个男人的热情,跟着喝了几杯。几杯酒下肚后,冬大雷提议三个人玩骰子喊点数,输的人罚喝酒。落雨雪没玩过,跟着他们喊了几次,居然赢了。看着林永华和冬大雷被罚喝酒的样子,落雨雪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等落雨雪渐渐摸清喊骰子的规律时,她才知道,她每次都能赢这两个男人,其实并非她运气好,而是两个男人心照不宣地让她了。比如落雨雪喊了一个数之后,他们可以喊“开”,此时,落雨雪输的概率会很大,但为了不让落雨雪喝酒,他们都接着喊下去,最后不是林永华,就是冬大雷喝酒。落雨雪得知后,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

啤酒一喝,上洗手间次数就多了起来。林永华先洗手间的空当儿,他们暂停游戏,落雨雪和冬大雷漫不经心地聊天。落雨雪正说着话,看到冬大雷炯炯有神的一双眼睛满含深情地看着她,落雨雪被看得浑身发烫,不知如何是好时,林永华从洗手间走出来,冬大雷这才收回火辣辣的眼神。

喝酒的顾客渐渐散去,猜拳声消失在小城黝黑的街道上,落雨雪看了看时间,已经零点了,她示意两个男人说:“我们该散了吧,明早还要参加颁奖典礼呢。”林永华看了看时间,“哟”了一声,惊诧道:“时间过得太快了,马上凌晨一点了。”在林永华的提议下,三个人相互加了微信,大家喝完杯里的酒,林永华抢先买了单,三人一起往酒店走去。

林永华因为早到,安排住在11楼,电梯刚到11层时,林永华对落雨雪和冬大雷道了声“晚安”,走出电梯。落雨雪目送林永华的背影,那背影虽然单薄、瘦弱,却透着一股坚毅以及难以言说的潇洒。电梯门很快关上,并上升到了12层。两人走出电梯,落雨雪走到自己客房,她拿出房卡开门,和冬大雷道了声“晚安”后,进了房间。

夜已深,落雨雪奔波了一整天,感到阵阵倦意袭来。她走进淋浴房冲洗,这时,座机清脆地响了起来。落雨雪猜想是冬大雷打来的,从一开始,落雨雪就感受到了冬大雷不一样的热情,这热情的背后,是否隐藏着某种意图呢?电话铃声接连响起,落雨雪不紧不慢地冲完澡出来,铃声戛然而止,落雨雪躺在床上,正想关机睡觉,看到微信有一条未读消息,是冬大雷发来的:“落雨雪,睡了吗?我想和你聊聊。”落雨雪回复道:“今天很累,想睡了,改天吧。”发完消息,落雨雪等了片刻,没收到信息,她也不管那么多,关灯躺下。

躺在床上时,落雨雪的脑海中浮现出林永华的样子,林永华沉稳、冷静、睿智,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不知此时林永华睡了吗?落雨雪打开微信,给林永华发了消息:“睡了吗?”消息发出后,落雨雪等了大概五分钟,微信没动静,正准备睡时,手机却“咚”地响起声音,是林永华发来的:“还没呢,不知道这间房怎么这么多蚊子,吵得没办法睡。”落雨雪莫名地替林永华着急,她出主意道:“把空调温度调低。”林永华回复:“已经调很低了,此时的我正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。”落雨雪看了,忍俊不禁。

三

颁奖典礼分批进行,他们三个人分两批上台,落雨雪和林永华一批,冬大雷在另外一批。落雨雪上台时,交代冬大雷帮她拍照。上台时,她特意和林永华站在一起。

掌声、闪光灯,落雨雪感受到了诗歌的魅力。落雨雪捧着获奖证书,沉甸甸的木制牌匾,刻有活动主题的图案和文字,雕刻精细、色

彩鲜艳,看得出主办方对此次征文活动的重视。

等到冬大雷上台时,林永华和落雨雪都站起来拍照。颁奖典礼结束后,很多获奖作者上台与嘉宾合影,瞬间,舞台上人头攒动。冬大雷对林永华和落雨雪说,我们到外面的签到处合个影吧。他们来到外面,三个人轮流合影。

晚上吃完饭,落雨雪站起来正要往外走,冬大雷走了过来,说:“这边空气真好,我们到外面走走。”落雨雪正思量如何回答,看到林永华正和一个诗友边聊边走过来,落雨雪心中一动,朝林永华招手道:“永华,过来。”林永华听到落雨雪的声音,朝着这边走了过来。林永华走近时,落雨雪说:“冬大雷提议我们三人一起散步,走吧。”

他们选择清静的一条小路漫步,走着走着,到了一个公园,树影婆娑,花香沁人心脾,三人齐声赞叹这情这景。林永华感慨道:“有文友把笔会经历比喻成谈恋爱,把笔会第一天相互认识比喻成相亲,第二天的相处大家进入热恋期,第二天差不多要散会了又有如失恋。唉,我们才刚刚认识,明天又要各奔东西了,这短暂的相聚啊。”落雨雪触景生情,感叹道:“就是就是,唉,时间过得太快了,值得珍惜的太多了。”冬大雷抿嘴微笑,没说话。林永华故作轻松,说:“我们别伤感了,以后我们都好好写,多写多发,争取能再一次相聚。”

三人继续往前走,不知不觉走进一条小路,路边树木丛生,路灯昏暗,路上不见一个人影。落雨雪心生胆怯,驻足,对两人说:“这条路让人害怕,我们回去吧。”冬大雷和林永华相视笑了笑,没说什么,他们转身,朝着来时的路往回走。

回到酒店时,已经十二点多了。冬大雷和林永华同路,两人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多点的机票。落雨雪对他们说:“那我明天就别送你行了,祝你们一路顺风。”算是对他们的告别。

落雨雪进到房间,刚走进卫生间要洗澡时,门铃声响了起来。落雨雪猜想是冬大雷。果然,落雨雪一打开门,冬大雷就径自走了进来,顺势坐在房间梳妆台前的椅子上,说:“明天咱们就要分开了,让我和你聊聊天吧。”落雨雪不好意思拒绝,却在走进房间时,顺势把房门打开。冬大雷善于找话题,总能找到聊天内容。最后,冬大雷话题一转,眼睛直视着落雨雪,说:“落雨雪,我喜欢你。”

落雨雪的脸瞬间红了,她早就感受到了冬大雷对她的别样热情。落雨雪笑了笑,并不正面回应冬大雷,却对冬大雷下了逐客令:“不早了,我们明天都要早起,早点休息吧。”

冬大雷无奈,从椅子上站起来。落雨雪正打算送冬大雷,冬大雷靠近落雨雪,说:“让我抱下你吧。”说完,冬大雷一把将落雨雪揽进怀里:“我走了,期待再一次重逢。”落雨雪原本毫无思绪,被冬大雷这么一说,忽然觉得鼻子一酸。

第二天,落雨雪一觉醒来,天已大亮。她看了下时间,此时的冬大雷和林永华应该到机场了。她给林永华发了微信:“登机了吗?”信息刚发出去,“咚”一声,是冬大雷发来的微信:“正过安检。想念。”落雨雪回:“一路顺风。”这时,林永华信息也来了:“正过安检。”落雨雪想象冬大雷和林永华,各自拿着手机给她发微信的样子。

想到自己也要去车站了,落雨雪赶紧洗漱,收拾行李,然后的士、大巴、地铁、动车,沿着来时的路,回家。

四

落雨雪重新回到按部就班的日子里。在外的几天,处在浓厚的诗歌氛围中,大家似乎都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,谈论的是诗歌、接触的是诗人,连空气中都飘荡着曼妙的诗句,就连睡梦中都在构思诗句。落雨雪忽然从这么理想化的状态回到现实生活,回到一日三餐,回到柴米油盐的生活中,恍惚中竟难以适应。

冬大雷回家后,在微信上给落雨雪讲了一个故事:上大学时,他喜欢上一个学姐,并向学姐表白,学姐却因为年龄大他几岁而不愿接受,很长一段时间,他都处于单相思中无法自拔,甚至觉得生活了无生趣,每天浑浑噩噩过日子,一直到有了家庭,他才从这份单相思中解脱出来。这次,在落雨雪身上,他看到了有如学姐一般的气质,大学时代那份至真至纯的情感重新萌发,他内心的情感被重新点燃,几天的相处,他很后悔没把握时机。落雨雪看完,笑了笑,回复道:“不可否认,时间如果倒回十年让我碰到你,你说你喜欢我,我可能会考虑,可现在,在我们之间,不会有‘如果’的,请你收回这份美好吧。”

落雨雪回复后,在想自己是不是太残忍了,至少她应该珍惜冬大雷对她的这份情感吧?正在她忐忑不安的时候,冬大雷回复了,说他其实只是和落雨雪开了个玩笑,他心里并没这么丰厚的情感,要落雨雪别介意。

一个女人被别人爱慕,说明这个女人在某个方面有人赏识的地方,她虽然不能与冬大雷有暧昧往来,但冬大雷对她的表白,她依然很珍惜,对冬大雷亦尚存有一份美好。没想到冬大雷却是这么一只蜗牛,掩藏自己的内心,触须一旦被触碰,立马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,甚至掩饰其内心世界。落雨雪在心里有点看不起冬大雷,她对冬大雷的行为嗤之以鼻:一个男人,说出的话居然反反复复、随意更改,这边才信誓旦旦如何喜欢一个人,那边遇到小风小浪就赶紧见风使舵。

落雨雪把冬大雷对她的想入非非,扼杀在摇篮里,让其没有生根发芽的机会,却又时常想起林永华。是的,林永华给她留下的印象太过太好了。老公蒋彬彬不懂浪漫,不会甜言蜜语,结婚这么多年,每天日复一日过着平淡的生活,落雨雪感到自己丰富的情感世界,早干枯成了一片沙漠。

而林永华带给她的,是怦然心动的激情,是多姿多彩的恋爱滋味。在她心里,林永华是一个有韵味的男人,她从内心深处渴盼能和林永华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,林永华应该知道她对他的好感,却从不轻易去触碰,也不乘人之危,而这反而加深了落雨雪对他的好感。这之后,落雨雪偶尔在微信上和林永华联系,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,说着一些客套话。

五

落雨雪的生活又恢复到了以往的状态,工作之余,落雨雪依然写诗、投稿,偶尔看到诗歌大赛,她也会投稿,但都是泥牛入海,所幸,她从来也没抱任何希望。

某日,许久没联系的冬大雷,给落雨雪发来一个链接,并发来一个祝贺的表情,落雨雪打开链接,发现自己的诗歌又获奖了,同时,她也看到冬大雷和林永华的名字,正在惊讶时,冬大雷已把她拉进一个群,群里只有她、冬大雷和林永华,三个人在群里互相祝贺。冬大雷说:“林永华,记得当初我们分别的时候,你说过一句话‘以后我们都好好写,多写多发,争取能再一次相聚’,没想到,我们这么快就又要相聚了,真好。”林永华说:“是呀,到时候我们又可以喝酒玩好了。”落雨雪同样感到欣喜,日子虽然如昨,她的内心却多了份念想。这之前,她也想过,这辈子是否有再和林永华见面的机会,虽然现如今交通便利,要见一个人并不难,但是,要迈出那一步却是何其艰难。何况,林永华也并没有和她见面的想法,她就不自作多情了吧。

面对主办方的邀请,落雨雪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且迫不及待地收拾好行李奔往目的地。这么长时间没见面,不知道林永华变了吗?还有,冬大雷,虽然她不想见他,但是有林永华在,有什么好担心的呢?

落雨雪一路奔波,当天下午三点,落雨雪到了目的地,在酒店前台登记的时候,落雨雪左顾右盼,希望能看到林永华或冬大雷的身影,她在签到时,看到陆陆续续有各地的诗人走了进来。登记完后,落雨雪坐在大堂的沙发上,心不在焉地刷着手机,眼睛却不时抬头看着酒店大门,心里想着见到林永华或冬大雷的时候,说些什么好呢?

在黎明破晓前,到站

我站了许久,拉着行李箱,朝着列车员所说的车门口走去。慢慢地,列车开始减速,我的身后多了几个人,音响里传来播报员甜美的声音,列车到站了。我裹紧了衣衫,顺着客流,向出站口走去。

凌晨四点的高铁站,人影不绝。太久没回来,我对从市里回农村的路线已是一无所知。父亲得知我黎明到站,坚持要提前到车站来接,然后计划在市里的房子待上几个小时,等天亮后再一起回老家。他频繁地提了几次,都被我制止了,我不愿他来折腾,要起大早,影响他休息,于是果断拒绝,选择自己开车回去。

外面天气寒冷,我便推着箱子,走到了进站口,里面零星有几个乘客在门口站着。看到一个女生旁边有个空座位,我便走了过去。女生热情地跟我打招呼,简单的寒暄后,我了解到她跟我是同县,在上海工作,也是连夜倒车赶回来的。人在困途的相似经历,轻松拉近了两个陌生人之间的距离。

“不好意思,我想问一下,这附近有没有卫生间啊?”听罢,她立马指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地下商业区,告诉我那里面有。因为要走下楼梯,女生说她可以帮我推着行李箱。

等我回来,那个姑娘竟站在楼梯口等我,她依旧热情地跟我聊天,商业区里漆黑一片,怕我一个会害怕。我推着箱子,打算去个人场的另一侧等着,她见我要走,抬头叮嘱道:“别走远了,天还没亮呢,有事情就过来叫我。”

我对她用力地点了点头,转身的时候,身上竟没那么冷了。她是陌生人,却如同相识的人一般,给了我温暖,正如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叫做“家乡”的城市,给予我的那种踏实感,即便是在夜里行走,也并不会感到害怕。

天蒙蒙亮了,东方既白,深蓝色的夜空,被升起的一抹暖阳一点点晕染,晨光破晓,向远处散播着希望。我站在红色圆形地标建筑旁边,透过中间框架的缝隙,凝望远处逐渐暗去的月亮。月亮眺望朝阳,自然交替呈现出的绝美颜色,令人惊艳!

坐上回村的公交车,听着车里熟悉的乡音,心里顿觉十分亲切,司机师傅问我到哪里下车,我清了清嗓子,用久违的,尽量标准的方言大声回答了他。

不多时,车开了,而我的心早已飞远,飞向了正在迎接我的父母身边!

妹妹哭了。哭什么呀!来笑一个,妈妈打趣地说。妹妹便呵呵地笑了起来。

那年,我十岁,妹妹八岁。我们团聚在一起,父母温暖的怀抱,让我感觉不到料峭的春寒,这久违的相拥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新年礼物。

大年三十一,父亲在屋檐下挂起两个红灯笼,都是他自己做的,中间用竹竿固定,四周将竹片弯曲,表面糊上红纸,在红纸上写着一个倒着的“福”字,再用丝线在灯笼下做成流苏,流苏轻抚着冷风,传递着春的气息。

我望着这两个红灯笼,这就是新年,我心里与众不同的新年。今年过年,父母就要回来了,我和妹妹乐开了花。虽然田里的冰还没有融化,草上的霜还开得灿烂,但今年的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温暖!

父亲提着两口大木箱子,背上背着一个洗得有点变色的大包。母亲跟在父亲的后面,背上也是背着一个大包,手里提着两个红色的胶桶。婆婆看到父母归来,一边忙着替他们接行李,一边对我和妹妹说,快喊爸爸、妈妈。“爸爸、妈妈”这两个词语从我喉咙里机械地发出,爸妈拉着我的小手,摸着我的头。

时间缓缓地流淌着,落雨雪坐立不安,她几次打开微信,想看看冬大雷或林永华有没有给她发消息,可是,什么也没有,落雨雪几次想在群里问他们,想说的话已写好了,犹豫之间,又删了,她就这样呆呆地坐着,等待着。

或许是看她坐在那边有点久了,工作人员脚步轻盈地走了过来,说:“小姐,请问您是在等人吗?”

“不是,哦,是。”

“请问您等谁呢?”

“等两个朋友,他们也是获奖者。”

“请问您是在等冬大雷和林永华先生吗?”

“是的,你怎么知道?”

“是这样的,两位先生上午就打来电话,说临时有事,他们不来参加颁奖典礼了。”

落雨雪感到一颗心坠入深渊,她呆呆地站了起来,拉起行李箱,僵硬地回到客房。

几个月后的一天,林永华给落雨雪发来微信,两人先是不咸不淡地聊了几句,却心照不宣地不提颁奖典礼的事,然后,林永华说他受人之托帮忙组稿,让落雨雪有作品可以投给他。落雨雪心里还在赌气,本想不投,但又自言自语地为自己开脱:投呀,干吗不投呢?落雨雪果真投了,林永华也果真帮她发了。为了表示感谢,落雨雪给林永华寄了些家乡特产。

这之后,落雨雪再也不给林永华投稿了,她偶尔打开相册,找出之前和林永华的合影,看着看着,就陷入了沉思。

时间慢慢流淌,过了一年又一年。岁月终究可以冲走包括情感在内的许多东西,林永华的身影在落雨雪的心里变得越来越模糊。

今年春节,落雨雪忽然想起林永华,她打开之前和林永华的微信聊天记录,只有简单的这样几行字:2022年,落雨雪:“祝林兄新年快乐!阖家幸福!”林永华:“祝新春快乐,虎年大吉!”

2023年,落雨雪:“祝林兄新年快乐!阖家幸福!”林永华:“祝兔年快乐平安,万事顺意!”

2024年,落雨雪:“祝林兄新年快乐!阖家幸福!万事如意!”林永华:“金龙贺岁迎新春,恭祝您和家人新春快乐,吉祥如意,阖家幸福,龙年大吉。”

落雨雪看着看着,不禁笑了,她想,其实,这样也挺好的。本版题图 张宇尘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一期